

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小说卷



蓝色 蜃楼

陆 荣/著

下



蓝色蜃楼

陆荣 著

LAN SE SHEN LOU

下



157

马啸偷盗列车货物的事情，经常发生在八步沙林场里的一处沙大人少的地方，发现他偷盗火车的人不止一人，刘万忠也是其中的一个。

八步沙林场归刘会计管护，乌蒙铁路干线正从八步沙中穿过。这处沙漠虽然沙丘低矮，但却距离铁路很近，再加坡路多，转弯多，行车非常困难，因此，八步沙在北方铁路交通线上占有很特殊的地位，列车经过此处时，都必须减速通过，以免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故。因为列车行进的速度慢，所以给盗贼留下了可乘之机。就是在这里，刘万忠发现，马啸和刘会计一伙在偷盗火车上的财物。

那是前年春天发生的事情。

那天，刘万忠因为调查林场鼠害的问题来到了八步沙林场。他一路巡查着林木的毁损情况来到了铁路附近，却猛然发现了一列货车慢慢地停了下来。这儿并没有车站，而且铁道上也没有什么障碍，列车为什么要在这里停车呢？正当他感到纳闷的时候，眼前发生的事情却让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火车一停下，马啸和刘会计便领着几个小伙子迅速从树林中钻了出来。这伙人麻利地爬上车去，迅速打开了两节车厢的车门。这时，从火车机头上跳下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径直朝他们走来。马啸主动凑上去，将一沓钞票递到了来人的手里。来人接住了马啸给他的钞票，对着马啸的耳朵交代了几句话，就又回到车头上去了。马啸见大家已经卸下来了一些东西，就赶紧让大伙把车门关上，然后给司机发了个信号，让司机把车开走了。

听上去简直就是天下奇闻，刘万忠还没有听说过司机和劫匪联手偷卸火车的事情呢！尽管过去为了进出宁夏方便，也曾经跟几个火车司机打过交道，可那仅仅只是为了坐坐火车，省几个路费而已，没想到这伙人竟然胆大妄为到了这种地步！

刘万忠仔细地辨认着那些给马啸和刘会计帮忙的小伙子，发现除了



马啸、刘会计和刘万左之外，竟然还有一些从未见过面的人。

这样的发现，让刘万忠顿时明白了一切，原来他们是这样发财的呀，怪不得名不见经传的刘万左忽然一下子有了那么多钱。这几年，他不但翻修了老房子，还置办上了自行车、缝纫机这样的贵重家具，就是他的荏女人，也被打扮得像朵花儿。这二年，刘万左的荏女人，不仅穿上了上好的衣裳，还戴上了明晃晃的手表，而刘万左也早已不再是往日的刘万左了，比起当年的刘万左来，可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

刘万左的荏女人戴着手表四处显摆，逢人便说这表是“海上漂的牌”。有些人一开始不懂她说的“海上漂的牌”的意思，后来看了她带的表，才明白这女人把上海牌手表理解成“海上漂的牌”了。也难怪，这女人本来就是脑子里有毛病的人，她哪知道这是名贵的东西？

自从唐宝娃戴上了上海牌的手表，大家便怀疑刘万左入了黑道，刘万忠更是坚信不疑。

“他哪里来的那么大的本事，弄到这样贵重的东西？明摆着不是地道东西。这狗日的，可不知道在外边干了什么……”

刘万忠坚定地认为刘万左不学好，在外边干下了见不得人的勾当，怀疑这些东西来路不正，担心给刘万左带来灾祸。

想想也应该是这样，这样金贵的东西，他是从哪里弄到手的？上海牌手表，蜜蜂牌缝纫机，这些都是非常稀缺的东西，不要说一般人弄不到，就是干部们也不容易弄到，但是刘万左两口子却不把这些东西当回事，上海牌手表，竟然夫妻两个都能带上一块！

“如果真是干了坏事弄来的，迟早是要着祸的，不要以为啥事情也没有！一旦祸事找上门来，才知道王法的厉害。”

刘万忠奉劝刘万左老实做人，干净做事，千万不要跟上坏人干糊涂事情。刘万左诺诺称是，说绝不敢胡来。

“有谁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

看着眼前的情形，刘万忠什么都明白了，原来他们跟火车司机拉上了关系，在合伙偷盗国家的东西呢！

刘万忠怒不可遏，恨不得马上冲上前去，立即揭穿他们的偷盗行为，但是又怕他们狗急跳墙，加害自己，便按捺住满腔怒火，决定秘密跟踪，弄



清他们窝藏赃物的地方。

马啸一伙偷盗得手,也不敢在原地逗留,拿了东西,就往沙漠里狂奔,他们丝毫也没有发觉,树林中正有一双愤怒的眼睛在紧紧地盯着他们。

一番秘密跟踪,刘万忠终于发现了马啸一伙盗贼窝藏赃物的地方——八步沙林带深处,一个秘密的地窖!这是一个隐蔽性很强的地方,四周长满了茂密的野草,地窖的洞口掩藏在一大片桦条和梭梭丛中,如果不特意寻找,根本找不到它的所在。

“真是想不到呀!”

刘万忠发现了马啸一伙的秘密,惊得出了一身冷汗。他不敢在八步沙上逗留,赶快离开了这个令他毛骨悚然的地方,将这个天大的秘密悄悄压在了心底,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看到的样子,回到了治沙站上。

刘万忠表面上装得就跟没事人一样,但内心深处却在激烈地斗争:偷盗火车上的东西,这是多大的犯罪行为呀,他怎么也想不到马啸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但是不管他敢想不敢想,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让他感叹不已。他感叹道:“真是不敢想象呀,也只是二三年时间,好好的一个人,就因为贪图不义钱财,堕落成了祸害国家的罪人。世事难料,人心不古竟至如此,真是叫人痛心啊。”

想到自家的亲堂兄弟刘万左也被拖入其中,刘万忠更是气得咬牙切齿。他想,马啸的学坏,那是骨子里就坏透了的,可没有想到刘会计和刘万左也会走上了这样的黑路。尤其是刘会计,想当初,他也算得上是宋刘庄队赫赫有名的人物,可谁能料到,他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以至于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

刘万忠无话可说,对刘会计的变化,他既感痛心,又感痛恨,他简直不敢想象,这伙人最终究竟会走向哪里。他们这种人,到底还有没有人管束?

刘万忠知道了马啸一伙的所有根底,郭云对此也非常清楚。刘万忠曾经给他说过些马啸一伙的事情。

郭云的责骂让马啸非常气恼,他黑着脸还击郭云:“眼热了是不是?有本事你也偷去,并没有谁挡着你的道。”

马啸不受郭云的责骂,也想揭出一些让郭云难堪的事情来出气,就翻出了当年郭云、宋富一伙争夺队长位子的一些事情来挖苦郭云说:“你也不

见得就是谦谦君子，当年在背地里鼓动人家闹事，争夺队长的位子，你干的事光荣吗？哪一个光明正大的男人会像你这样？喊——卑鄙呀，小人！还人模狗样地像个东西呢！看看吧，队长是当上了，可是生产队却散了，也不就是三天半的短命鬼？现在当呀？看还能给谁当队长？太不要脸了呀，如今没啥官当了，却抢了个组长的位子，真羞死先人哩！还屎壳郎拱大粪，充当大蘑菇哩，臭美得很嘛！”

马啸本是个亡命徒，如今又有了钱给他撑腰，更不把人放在眼里。受了郭云的辱骂，他岂肯罢休？他现在已经变成了十足的“混世魔王”！郭云一伙，在他的眼里根本不值一提，但他没有想到，郭云竟然敢于跟他叫板，于是便拿出更恶毒的话来，疯狂反击郭云。

158

马啸本来就是个恶棍，生产队时期，就是一个臭名远扬、无恶不作的坏蛋，平日里根本没人敢摸他的屁股。那时，他凭借着生产队记工员的身份，可没有少干坏事——给自家多填几百分工，那是不算什么的，更可恨的是，他利用记工员的身份，常常要挟胆小的妇女来满足他的兽欲。他瞅准了哪家媳妇，那家媳妇最终必然会成为他的玩物，往往无路可逃。

对付女人，马啸自然是有一套办法的。一开始，他是绝对不会强逼她就范的，他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让她自动上钩。如果那女人竟然不为所动，他才会采取手段。少记工分是一种办法，毁坏她的名声，又是另一种办法，甚至威胁杀人，也是他使用的办法……他是个心肠狠毒的猎人，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够干得出来。被逼迫的人知道他的厉害，往往首先败下阵来，含泪忍恨，让他的兽欲得逞。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不光祸害队里的年轻媳妇和姑娘，还把罪恶的目光盯到了知青们的身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用他的猎人的眼光，审视着那些年轻貌美的城市姑娘，在她们的中间寻找着可以捕猎的对象。首先被他相准的，是胆小怕事的蒋小涵姑娘，后来又把罪



恶的魔掌伸向了体弱胆小的知青姑娘蒋小涵。

那天下午，马啸依照过去的惯例，还到队委会的办公室里去记工分。这一天，挨着胆小怕事的蒋小涵姑娘给知青们来记工分。马啸看时机来临，不免心中暗暗高兴。他不露声色地给社员们登记着工分，故意把蒋小涵放在了最后。

社员们记完了工分陆续走了，他这才慢悠悠地打开知青们的工分册，一个一个地给知青们登记工分，用这样的办法故意延误时间。等记到蒋小涵的工分册时，前来记工分的社员们已经全走光了。

马啸见时机已到，就把蒋小涵的工分册一推，说要去小解，让蒋小涵稍微等等。他说小解就小解，蒋小涵并没有想到这个恶魔在打她的主意，毫无防备地等待着马啸，等他小解完了给登记工分。

马啸说是要去小解，其实是去探看周围的动静。他走出门来，一边小解，一边观察四周，见四下里无人，便收拾住裤带回到了办公室里，准备对蒋小涵下手。

他走进院内，将大门朝里锁上。进了办公室，又将办公室的门也扣上。

蒋小涵觉得这样不好，准备过去开门，却被马啸一把扯住。直到这时，胆小的蒋小涵才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她吓坏了，高声喊叫起来。

马啸用手堵住她的嘴，紧紧地抱着她恶狠狠地威胁道：“别喊！再敢叫喊，立刻掐断你的脖子！”

胆小力弱的蒋小涵，在他的眼里，简直就是一只不堪一击的麻雀。

蒋小涵生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她被突然而来的变故吓坏了，惊恐得说不出来一句话来，任由马啸胡抓乱摸。

马啸将吓坏了的蒋小涵抱到炕上，然后用绳子捆住她的手脚，这才耐心细致地玩弄起这个可怜的姑娘来。

事后，这个恶魔威胁蒋小涵说，如果胆敢把这事告诉别人，她就别想再活下去。他还告诫蒋小涵说，即或他被告发了，她也别想有好日子过，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个让他搞过了的女人。但是如果顺从了他，却会让她得到很多好处，说他可以让她少干活，多挣工分，他还可以给她很多钱。说完这些，他果真从办公桌中掏出几张十元面值的钞票来，塞到了蒋小涵的口袋里。

蒋小涵遭受了马啸的强暴,迫于他的淫威,果然不敢将遭受的屈辱说出去,这让马啸十分得意。因为将蒋小涵弄到了手里,一段时间来,马啸过得好不快活。他一门心思把玩着蒋小涵,一有机会便找蒋小涵发泄他的兽欲,队上的媳妇们倒是暂时得到了解脱。

一年后,蒋小涵却突然自杀身死。人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只是觉得这姑娘死得可惜。虽然有人也怀疑与马啸有关,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又没有确凿的证据在手里,谁也不敢胡乱猜测。

蒋小涵的死去,让马啸有些惋惜,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就将这事忘了。从此之后,他和蒋小涵的那些事,也就随着蒋小涵的死去,悄无声息地永远消失了。

再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可恶的马啸却忽然“发了大财”,一时间竟然成了地方上赫赫有名的“大阔佬”!有了钱,马啸变得更加目中无人,平日里,只有他作践别人,从来没有人敢在他的面前说他的不三不四。但是今日却让郭云好一顿嘲骂,这让他着实吃惊不小。

郭云也是很有些“名气”的人,好赖也在宋刘庄队做过两三年队长,现在又是宋刘庄村民小组的组长,平日里也是被人家捧着拍着的,自然也沾有不少霸气。况且他又是那喜欢打抱不平的人,被“下三滥”的马啸骂了个狗血淋头,自然也气得半死。本来,他是不愿惹事的,他的意思只不过是想借酒灭灭马啸的威风,叫他放明白点,弄清楚自己在群众的眼里是一个怎样的角色,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是,马啸竟会进行这样的疯狂反扑,使用了这样恶毒的语言骂他。

郭云简直要气疯了,满腔怒火突然间便爆发了出来。他也不管马啸的死活,“唰”的一声,就把手中的水杯朝马啸的头上砸去。

马啸闪身躲过,顺手抄起一条凳子,便向郭云的头顶劈下。

郭云并不怕马啸,待凳子砸来,抬手便抓住了那只凳子的腿脚。手下一较劲,那凳子咔嚓一声就被劈成了两半。就在凳子被劈烂的同时,两只铁锤似的拳头早已打在了对方的脸上。紧接着,就有红的黑的从他们的嘴里鼻子里喷涌出来。

两个仇人大打出手,一起喝酒的朋友们赶紧劝架。

郭云首先住手,但心中的气仍旧很大,大骂马啸是车匪路霸,背地里



疯狂偷盗火车上的财物。他威胁马啸说：“放明白点，惹恼了老子，叫你娃子吃不了的全兜走。”

刘万忠听见郭云说出这样的狠话来，吃了一惊，他生怕郭云将马啸窝藏赃物的地方说出来，赶紧喝骂郭云住口，没有证据，不要胡乱瞎说。

“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刘万忠埋怨着郭云嘴巴不紧，肚子里盛不住事情。心想，他这么一通乱嚷乱叫，如果叫公安人员知道了，只怕马啸的祸事就要到了，到时候追查下来，自己肯定也摆脱不了这场官司的纠缠，暗暗责骂自己口风不紧，后悔把这件事透露给了郭云。

刘万忠越想越气，首先离开了郭云家。大家劝他待一会再走，他骂道：“都是畜生们，跟他们蹲在一起，恐怕被踢！”

大家劝不住刘万忠，任由他先自走了。两个打架的，也被大家扯开。

159

这二年，庄子里尽出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有唱歌跳舞的，有偷鸡摸狗的，当然也有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的。啥样的玩法刺激，就玩啥样的。唱歌跳舞，那是为了寻找刺激；偷鸡摸狗，却说是自谋生路；至于喝酒嫖赌，则被说成是图心跳，为了找难受，为了图咳嗽。一切不端的行为，都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就是卖淫嫖娼的，只要不被当场抓住，也是不会被当成什么大事情来对待的，至于打架闹事，早就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谁还在意这些事情呢。

真是难得的好年月呢，只要肯花钱，什么事都能让你办得到，什么要求都能让你称意。郭福林先前是为了跟女人的那点事着过祸的，但他是个不长记性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痛，如今有了这样的好日月，又加着他“意外”撞上了“红运”，发了大财，可真是如鱼得了水，如虎归了山，堂堂正正地“潇洒”了起来！

“他可真是个运气好的人呢，他挣到大钱啦！双龙沟里挖金子，大多数

人都砸了锅,可他却一把捞出了个金娃娃!”知道些情况的人不无夸张地赞叹着他的“有本事”,说他给人家当“沙娃”(一种背沙的苦力),一把捞出了一个金娃娃。还说他是有心计的人,挖到了这样的宝贝,心气儿一点也不慌张,沉着得很呢,叫人家丝毫看不出挖到了金娃娃,但是等得一个夜晚,却假装闹肚子,揣上金娃娃,一口气逃出了双龙沟,忽然一下子,便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豪。还有声有色地说,那金娃娃后来买了二十万!又说他在内蒙古的活路也很能挣钱,钱儿多得跟流水一样。

郭福林有钱,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要不他修房子、买电器,还在镇上开旅店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再看看他的老情人杨佩兰,那穿着,那打扮,又有谁能说他没有挣到钱?杨佩兰穿的蓝涤卡裤子,紫条绒制服,那可不是一般人家常有的东西呢,如果不是从郭福林那里得到了好处,她又从哪里能弄到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肯定是郭福林给买的,她在郭福林那儿得到了不少好处!”有人做了这样的结论。

当然还有更明显的例证可以说明他有很多钱,那就是郭福林经常将他的两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带到村里来过夜,那派头,简直就是帝王的模样!他这么显摆,就是老婆也怕他三分。据说他跟“女秘书”们什么时候想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根本不考虑老婆的存在不存在。而且说,他的老婆对这些事情已经习以为常,她早就不再对郭福林抱什么幻想了,她只要求郭福林把钱拿来,只要她和孩子们能够生活下去,其余的事情,她一概不再过问!

郭福林哪来的这么多钱?当然是挖金子挣到了钱,当然是包工挣了钱。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但当年的郭福林,他的暴发,似乎也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对于大多数宋刘庄的村民来说,至今还是一个无法弄清的谜团。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不知道,刘万忠、宋仁这些上了年纪的老汉们心中明明白白,他们知道,郭福林在他家的老院子里偷偷地种了好几年的鸦片!

那年,老婆烧了房子,郭福林被逼得走投无路,情急之下,只能铤而走险。房子被烧掉了,“变天账”被工作组拿走了,但是窝藏在家中的那一包鸦片种子,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郭福林想,只要这包东西还在,就能东山再起。他想到了利用旧院子种植鸦片“发家”的办法。他在村子里放风说,这



个院子风水不好,如果继续在这个院子里住下去,恐怕还要出事,为了避灾,他要重建院子。不知就里的村民们信以为真,他便挪个地方,又建起了一个新院子,原来的这个旧院子却被他堵住门,在里边种上了花卉菜蔬。对外说是花卉菜蔬,其实真正种的却是鸦片。开始,人们根本没去留意,但是等到人们明白过来,他却一棵也不再种了。自然,日子重新红火了起来。正好又碰上了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好时间,他觉得出头的时机到来了,就把早年收割的鸦片悄悄地弄到外地去,一下子都变成了钞票。

有了钱,他便去双龙沟挖金子,而且很快便传出挖到了金娃娃的惊人消息,并且还说是一个个头不小的金娃娃,价值不下百万!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只是郭福林在耍花招,所谓的金娃娃,不过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

不管怎样,郭福林有了钱。紧接着就在内蒙古那边包了工,钱儿多得就像潮水往腰包里涌。现在,郭福林是宋刘庄当之无愧的“头等富户”,郭平、宋富这些当年的“大富豪”,也不能跟他相提并论。因为有了这么多的钱,又有这样的好年月,郭福林自然便养起了情人,养起了“小蜜”——他说,他这个人天生喜欢漂亮的女人,见了漂亮女人,他的血液就会膨胀起来!

外出搞副业的小伙子们陆续回到家中来了,带来了欢聚的快活,带来了沉甸甸的收获,也带来美好的希望。村子里变得红火起来那些曾经在村子里上演过的许多男欢女爱的故事,在这个时候也再次开始表演起来。谈情的,说爱的,成双成对的年轻人活跃在村子里,徜徉在街市上,尽情地挥洒着他们缠绵的情爱。仿佛是在故意放纵自己的情感吧,年轻人的恩爱很有些肆无忌惮,很有些放肆夸张,这让做父母的很有些提心吊胆,他们怕自家的姑娘小伙“学坏”了,做出丢人现眼的事情来,从而让他们无脸见人。

这样的风气,让接受了道统思想的人极为不满,他们斥骂道:“不知廉耻呀,世风日下呀!”但是青年人们不以为然,说道,都什么年代了,还这样封建,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并不在乎人家说三道四,依旧我行我素。

电力提灌工程一期工程结束了,降龙伏虎的小伙子们一回到村上,便受到了姑娘们的追捧,大胆泼辣的姑娘们主动去找心爱的小伙子“亲热”,弄得大人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张罗着让他们结婚。胆小害羞的,却只在

心里悄悄期盼，盼望着自己心仪的小伙子能够上门来提婚，然后也能跟那些大胆的姑娘一样，与自己心爱的小伙儿大胆来往，嬉戏玩闹。

结了婚的小伙子们，已经是大人了，凡事就要收敛一些，免得叫人笑话。还没有结婚的小伙子们却可以整天纠缠在一起，又是喝酒，又是打牌，闹腾得红天黑地，不亦乐乎。如果玩得不爽，中间还要打架吵嘴。这样的一群人回到了村子里，必然搅扰得村里村外不得安宁，使得日渐衰老的村庄就像旷野里那一束被风沙吹打着的狗尾草，只能可怜兮兮地看着她的年轻后生们疯狂地撒野咆哮。

——单调枯燥的生活使人压抑，太久的压抑就要发泄，就要爆发。多少年苦闷彷徨的日子，早已使人郁闷而焦躁，人们需要发泄！那种被禁锢、被压抑了许久的郁闷情绪的发泄！这样的发泄，一旦找到了突破的地方，便一发不可收拾。

年轻的人们，尽情地发泄着郁闷的心情，或喝酒，或跳舞，形式不拘一格，手段五花八门。更多的人喜欢跳舞，跳那种叫做“迪斯科”的舞。音乐震耳欲聋地爆响，身体抽筋似的扭动，脑袋、屁股和四肢，扭甩得就像风中的陀螺。他们的喉管爆响着，血红的口唇里不时发出歇斯底里的怪音。整个世界都在发抖——她被疯狂地扭动着的光影震昏了，眼前尽是飞舞的金花；她被狂怒的吼声吓坏了，脑袋里一片空白。

到处响彻着震耳欲聋的舞曲，到处晃荡着游魂似的酒鬼，就是最封闭的村庄里，也有喝醉了酒的，在夜晚静寂的村道上哼哼唧唧……

“这个世界好像已经到了末日？难道就要这样下去？”有人开始怀疑起来，他们担忧这个世界从此会走向灭绝。但是，更多的人头脑清楚，他们已经在狂乱的时局中看到了新生的曙光，开始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大山归了自己，那里是不是深埋着宝藏？大河归了自己，那里是不是能够打捞到最珍贵的珠蚌？



160

“发家致富”的好日子来了，人们行动起来了！

首先暴发了，是那些老老实实的庄稼人，或者却是那些奸皮溜滑的不法之徒。只是一二年功夫，他们旧有的粮仓，便再也无法堆放那一年多似一年的粮食了！金黄的粮食堆成了小山，转转手，便变成了哗哗作响的钞票。有了钱，就去盖新房，有了钱，就去买牛羊，生活一下子变得光亮了起来。

最聪明的人，已经当上“万元户”。郭福林是“发了横财”的，是宋刘庄最早一批“万元户”，有了钱的郭福林气壮得就像发情的公牛。他是应该嚣张的呀，现在的郭福林，是远近闻名的大包工头，他包了修铁路的工，据说手下干活的人有二三百呢。这么多人帮他挣钱，他怎么能挣不到钱呢？有人猜测说，他挣到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百万！一百万呀，那是一个多大的数字呀，就是打着灯笼十里八乡地去找，也很难再能找到像他这样有钱的主儿呀！

马啸、刘会计、刘万左这些人看起来也像“万元户”的模样，他们干的是“无本的买卖”，也没有人敢跟他们相比。

郭云和刘万忠，也是大家公认的“万元户”，他们的钱都是血汗钱，尽管来得光明正大，但却非常吃力。郭云的小钢磨一天能磨三四石粮食，磨出的面粉又白又细。碾米机一天也能碾五六石糜谷，碾出的糜谷又黄又亮。两个机器昼夜不停地转动着，方圆十几里地面上的农户，就都有了新鲜的米面。这是一个“独庄生意”，他家的收入肯定也不错。成为“万元户”也在情理之中。

刘万忠也是最早“发起家来”的“万元户”，他是个老狐狸，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眼看着自己的生活一天天不如人家。过去，他就是宋刘庄独一无二的“有钱人”，如今，碰到了这么好的政策，如果竟然让自家的生活落到

了人后面去，岂不让人笑话？他便设法做点买卖赚钱。

早年，他是做过生意的，生意场上的行行道道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但是让他头疼的是，他已经无法放下治沙护林的工作了，也无法离开那些成长一天天起来的花草树木了，还有和他共同“奋斗”了这么多年的老伙计们。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又都是上了岁数的，没有一个长头脑的领着他们，不光会毁了这些林子，只怕连生活，也没有了着落——庄田归了农户，植树护沙的事情没有几个人肯干，只有这些人还热爱着治沙护林的事业，他得带领着这些人继续干下去。

治沙护林工作越来越难做，资金少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缺少植树种草的人手。尽管县上和镇上非常重视，千方百计设法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完成一年的植树任务，但毕竟不能像过去一样，发动群众搞“大会战”了。

面对这样的现状，有一段时间，刘万忠也萌生了打道回府的打算，计划着回家去种田。但是事到临头，他却说服了自己，他不愿放弃自己最初的选择，也不愿放弃自己给杨子华书记许下的诺言：“豁出这把老骨头，也要叫沙漠低下头”！言犹在耳，他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刘万忠陷入了巨大的思想矛盾之中。

就在刘万忠去留两难的时候，杨子华书记来到了金沙湾防沙护林管理站，他明确指示，防沙护林，治理环境，这是国家的大事，护林站是国家林业单位，护林人员必须首先考虑国家的利益，要把国家事业放在第一位上。

杨子华书记不同意刘万忠在这个时候离开治沙站，跟他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杨书记说，防沙护林是大事，尤其是金沙湾防沙护林站的工作，更是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大事。这个护林站，不仅事关横穿林区的兰新铁路的安全管理工作，而且也关乎着沙漠沿线千万亩耕地的安全，你刘万忠是个治沙有办法的人，如果你不干，又有谁愿意来干？再说，只要肯动脑筋，护林站上照样也可以发家致富。杨书记启发说：“沙漠里有的是土地，沙漠里有的是值钱的东西，只要想办法，还愁挣不到钱？”

杨书记所说的这一切，刘万忠早就考虑过了，实际上，这也是他放置不下的事情，面对书记的期盼，他无法再做推辞。书记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决心带领伙伴们在沙漠里种出值钱的东西来，叫人们知道，治沙护



林,也能够发家致富。

刘万忠是个爱钱的人,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他知道这是赚钱的好时候来了,便想回到家里去“发家致富”,他明明知道,只要离开了金沙湾治沙护林站,用不了个把年时间,他就能够为家庭挣到一大笔钱。但是,杨书记却要让他坚守金沙湾,他自己也曾经给杨书记立下过郑重的誓言。面对搞买卖挣大钱的诱惑和难以割舍的治沙事业,刘万忠进退两难,心情一直非常矛盾,但是为了践行自己的承诺,他还是毅然坚守在了防沙护林站上,为维护林区的安全,默默地做着自己应做的事情。他想,杨书记说得对,“只要认真干,到处都有钱。护沙站里难道便没有钱?如果干好了,你比谁都更有钱!”

想到县上给护林站定的政策,刘万忠想只要县上的政策不变,在林站上的确也能挣到大钱。县上说,林区也要搞林业承包责任制,沙漠生态园区以及风沙区,完全可以用承包的方式,把林区交给职工去治理经营。谁经营,谁受益。要说,这的确也是个能挣钱的好政策。

刘万忠有不少治沙的办法。现在,他又想到几种好办法——刘万忠对沙漠的了解,就像了解自家的后院那样,什么时候,他都能够沙漠里找到生存的出路——用麦秸之类的柴草,封锁流动的沙面,让沙丘固定下来,不再流动。只要沙丘不再流动,就能在沙丘上植树种草。具体的办法是:先在沙面上挖出十厘米左右深,一米见方的方格线来,然后沿着方格线用铁锹、铁铲之类的工具把麦秸、谷草等柴草埋压进沙子里去,这就在沙面上形成了一张用柴草编制的“网子”,就是后来被他们叫做沙障的草网子。沙障牢牢地“网”住了流动的沙子,使得肆虐的沙子寸步难移!只要沙子不移动,沙漠里总会碰到下雨的时候,只要碰到一场透雨,那些沙障形成的方格里,便会长出沙蓬草、水蓬草、黄茅柴、白刺之类的沙生植物来。这些植物都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旦扎下根来,那沙丘就被“锁住”了——这可真算得上是治沙的一个大发明呀!沙丘稳定下来,护林员便有了制服它的办法。后来,他们又“发明”了另一种办法,那就是用黏土压沙造田、压沙保树的办法。选择沙丘较小的地方,把沙丘散开铲平,然后在沙子上面压上黏土,就能造出种树种草种药的好地来,不毛之地的沙漠,照样可以变成产金产银的刮金板。风沙口上,流沙很难固定,总是无法植树,他们就在所植的树木

周围压上黏土,风刮不走沙子,树木就能成活下来。反过来,又能将沙丘固定下来。对付高大的沙丘,他们也有一套办法:在种植条件较差的沙丘上,他们栽种柠条、桦条、梭梭等乔本植物;在种植条件理想的沙丘上,就要栽种榆树、沙枣树、野白杨、红柳这些耐旱、耐寒的木本植物;种植条件更好的,却被专门用来栽种锁阳、苁蓉、甘草、麻黄等名贵的中药材。

找到了治沙的“高招”,也就找到了“治沙致富”的办法,刘万忠给大家解释说:“柠条、桦条、梭梭这些乔本植物,过一两年就要“平茬”,这样才能长得更旺盛。我们把平茬得到的枝条送到集市上去变卖,不就挣到了钱?林区里出产的药材,更是难得的宝贝,值钱得很呢!只要大家努力干,过不了三五年,我们照样也能弄到钱!沙漠,她永远不会薄待肯吃苦的人。”

大家都相信刘万忠的话,他的脑袋里装满了各种神奇的办法,这些办法,总能让他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跟他一同工作的这些老伙伴们,深知他不是个虚妄的人,只要跟着他干,一定不会吃亏。

刘万忠找到了赚钱的好办法,他们的干劲更足了。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常规工作就是在沙丘上编织沙障,只有到了春秋两季,他们才暂时放下编织沙障的工作,把重点放到栽种树木上去。这时候,大家的心情格外激动,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多栽一棵树,就多一分希望,多治一块沙,荒芜的沙漠便会减少一块,只要坚持不懈地栽种下去,沙漠总有一天会被制服!为了取得更好的治沙效果,他们决定在沙漠中挖开一眼地下水井,刘万忠想,只要能将井中的水引出来,就能在沙漠里种出金元宝来。

161

天气越来越干旱,治理环境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为了保护好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全世界都在行动!这不,金沙湾治沙站也迎来了国际环保组织的考察官员。

这天,大家正在栽树,忽然接到了县上的通知,说国际环保组织要来



站上考察,叫他们做好接待准备工作。

国际环保组织考察治沙站,这可真是个新鲜事儿,刘万忠和几个老伙伴有些紧张。虽然张学武和赵楠之前也带一些外国人来治沙站上考察过,而且还在这里建立了治沙研究所,但张学武和赵楠毕竟是家乡送出去的大学生,他们的调查研究及其给治沙站上带来的种种好处,除了使他们更加坚定了治沙的决心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多地引起过他们的不安和紧张。事实上,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及其中国西部治沙研究所,他们之所以要到这里来调查研究,其真正的原因,还是起自张学武和赵楠的那个治沙研究课题!

刘万忠们并没有想到,这是张学武和赵楠引来的治沙专家,他们都有些紧张。镇上派来了办公室主任专门帮助他们做接待工作。主任说:“不妨事的,人家重点是来看看我们怎么治沙的。只是实地看看,如果要问怎么做的,只管如实汇报。我们是怎么治沙的,地方政府在治沙工作上是如何支持的等等都是能大胆说的——要知道,我们的治沙经验是很成功的,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在了解了我们的治沙经验之后,感到非常吃惊,认为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了破解世界治沙难题的境界,人家这是向我们学习来的!因为是国际治沙专家,可能有更好的治沙经验,交流中,也可以向他们请教。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可以为我们传授一些好经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这肯定是好事,没有必要紧张。”

最后,主任为了鼓舞员工们的信心,夸奖他们说:“你们给国家争了光了,如果你们的治沙方法被专家们肯定下来,据说国际环境保护组织还要给发大奖呢!说不定还会给治沙站奖励一大笔钱呢。等着吧,肯定有好事!这可是国际组织呀,这说明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不光国家十分重视,就是世界上也很重视呢,你们为国家立了大功了!”

经过主任这样一番动员,员工们果然不再紧张,他们理了发,梳洗打扮了一番,穿上了林业局给下发下来的工作服,马上表现出专职治沙员的模样来。镇里还给买来了几只大羯羊,让站里养着,准备招待前来考察的科学家们。又把站里的房屋也里里外外地粉刷了一通,就有了办喜事一样的气氛。

期间,县委书记杨子华亲自前来治沙站上查看过一遍,临走时又给拨了一些钱,要求给治沙站上添置了一些办公用品,改善了他们的办公条件。